

五燈會元

十

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聳禪師

百丈道恒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崇壽契稠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正勤希奉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慈文遂導師  
黃山良匡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寶塔紹巖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報恩法安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羅漢守仁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高麗慧炬國師  
般若敬遵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興善棲倫禪師

新興齊禪師

慈雲匡達禪師

薦福紹明禪師

古賢謹禪師

興福可勳禪師

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奉先法瓌禪師

化城慧朗禪師

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大林僧遁禪師

仁王緣勝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長壽朋彥禪師

天寧阿弘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報恩法端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光聖師護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紫凝智勤禪師

鴈蕩願齊禪師

普門希辯禪師

光慶遇安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玉泉義隆禪師

龍冊曉榮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稱心敬璫禪師

嚴峯師木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進景德傳燈錄

清涼欽禪師法嗣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功臣道慈禪師

羅漢願昭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激寧可先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永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山主

淨土惟素禪師

不列章次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歸宗慧誠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長壽法齊禪師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契瓊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廣慧志全禪師

大梅居照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清溪清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大寧慶惣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顯進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淨土素禪師法嗣

淨土惟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靈隱延珊禪師

薦福歸則禪師

瑞巖海禪師法嗣

翠巖嗣元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

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于越州開元寺屬律

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

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日為我門之

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

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

藏院阻雪少憇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  
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  
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  
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  
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筵下斥石曰  
且道此石在心外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  
著甚麼來由安斥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  
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  
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  
一切見成師于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等由江表  
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任崇壽院  
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  
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  
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  
旣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  
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  
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  
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  
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泰之衆常不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于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于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

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卽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卽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

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  
指卽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  
僧問月卽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  
爲甚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  
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  
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  
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卽得  
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  
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  
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

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  
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  
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  
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  
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  
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  
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于中如  
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  
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

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  
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  
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  
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  
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卽今也無嫌疑問  
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  
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  
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  
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  
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甚麼衣問蕩子還  
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  
作麼生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  
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  
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已  
者其惟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  
片言語喚作叅同契未上云竺土大儒心無過此語  
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已去  
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  
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是虛  
度光陰于非色中作色解上座于非色中作色解卽

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  
 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  
 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  
 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  
 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柰日夕何師曰閑言語  
 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  
 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  
 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  
 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

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師與悟空

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

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

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

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肯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

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不既不許恁

那箇得阿那箇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

江西一隊老宿窠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  
 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

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  
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  
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  
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  
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  
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  
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  
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  
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特世擘眼向  
師歸宗柔別云和尚擬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

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

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

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

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

不是一師指瓮子曰識得瓮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瓮子天

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師因患

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

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

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

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

代日被眼礙師見僧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

日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

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

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

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

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

論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

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一日

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

毳對芳叢出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

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

頓悟其意師頌三界惟心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

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

法成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

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于

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

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

無理事師緣被于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

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

正宗中興于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

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  
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  
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  
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  
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縣  
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勅報慈  
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  
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詔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  
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猶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  
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于信州  
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授子見同禪師次謁  
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  
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  
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  
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  
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于通玄峯澡浴次忽省  
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

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踈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  
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  
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  
說山駭之如是歷泰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  
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  
亦倦于泰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  
于座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  
于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太吾  
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

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舊  
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  
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  
他日爲霸王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  
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

螺

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

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于  
是聞于王王遣使及賚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  
回迄今盛行于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  
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



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  
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  
動處是甚麼有二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二云色卽是  
空有二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  
有何交涉旣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干這  
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  
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  
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  
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  
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  
徧曰恁麼則絕于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鷓鴣  
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  
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  
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卽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  
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  
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  
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  
明日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  
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

日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  
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卽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  
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  
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于蓮華上爲父母說  
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  
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  
吹別調中間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  
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堂大  
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  
底句師曰汝日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  
言語在日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日祇如山  
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  
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  
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  
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  
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于  
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  
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  
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

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  
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  
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  
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卽此一偈可  
起吾宗師後于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  
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  
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  
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  
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  
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  
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  
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  
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  
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  
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  
宗也僧問乍離疑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  
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  
坤界人人無不盡沾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  
禮拜師曰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  
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

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  
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  
問一身卽無量身無量身卽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  
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卽  
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  
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  
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  
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臻人  
天恭敬日親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  
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  
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  
知有旣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  
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  
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  
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  
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  
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  
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  
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祗據如今一時驗  
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

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  
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  
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  
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  
始會法門絕棟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  
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  
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  
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  
師曰日曉月明日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  
下太平大王長壽國上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  
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  
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  
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  
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間獨自遊去也師  
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大虛無欠  
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  
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  
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

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任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于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于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于佛法壽命珍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皦皦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

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  
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  
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  
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  
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  
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  
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  
方施主恩難報况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  
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  
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  
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  
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  
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  
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  
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  
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  
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  
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

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  
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  
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  
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  
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  
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  
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抵如諸方老宿  
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  
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  
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  
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  
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  
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  
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  
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  
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  
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  
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湏是曉達始得  
若是將言而名于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  
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



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  
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  
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  
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  
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  
重上堂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  
觸髅常干世界師曰更待荅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  
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編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  
人抱冰橫屍于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  
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  
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  
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磬磬  
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  
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  
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  
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  
嘗暫在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  
世于毛端圓古今于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

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  
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  
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  
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與教明  
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  
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  
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  
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  
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  
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  
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  
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  
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  
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  
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  
示疾于蓮華峯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  
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  
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斂匠初住洪州雙  
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

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  
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眾要見麼  
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眾祇如此也還有會處  
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盡也盡不成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  
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  
動曰爭柰卽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  
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好僧擬問次  
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  
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群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  
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眾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  
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眾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  
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  
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  
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盡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  
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  
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  
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  
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

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着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卽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卽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荅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

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  
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  
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  
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  
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  
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  
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  
作麼生商量言語卽熟及問著便生踈去何也祇爲  
隔濶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  
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  
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  
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  
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  
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  
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  
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  
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  
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  
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  
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

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  
此卽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卽  
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  
墳冢并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  
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叅法眼眼指雨謂  
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  
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  
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  
且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是  
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  
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  
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  
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  
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  
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  
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  
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  
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  
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卽佛

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卽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

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旣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卽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况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况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漫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旣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



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  
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  
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  
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揔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  
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  
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  
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  
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  
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  
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  
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  
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  
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  
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  
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  
旨後夜猿啼在亂峯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  
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  
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

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  
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  
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  
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  
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  
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惣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  
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  
相也無師情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  
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  
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  
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觀  
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  
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羣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  
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  
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  
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  
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

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  
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  
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  
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  
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  
上座荅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  
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  
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  
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  
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無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  
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  
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  
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卽不問  
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個師僧子曰恁  
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衆次  
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  
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  
切忌棟擇曰如何是不棟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  
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  
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  
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  
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  
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闕外師欲整  
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  
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  
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  
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  
麼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山白沙草庵有朋彥上座  
博學強記來訪師啟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

有事借問祗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  
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  
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  
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  
談玄涉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叅等  
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  
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  
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巖長老問如何  
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巖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

然患聾師復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  
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  
置雪峰卽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秘宿無對設有對

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群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  
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  
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  
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  
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  
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  
叅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  
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  
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  
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  
生長萬物大小不同其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  
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卽現方圓卽現圓何以故爾法

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  
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  
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  
問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  
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  
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  
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  
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  
惑苟非通心士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  
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  
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  
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  
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  
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  
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  
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  
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

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卽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克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

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卽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攝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攝取如今坐地還構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于本院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



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  
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  
祇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  
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  
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  
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  
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  
王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  
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

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  
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  
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  
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  
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  
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  
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  
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  
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

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  
 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為甚  
 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着麼問得意誰家新  
 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  
 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  
 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  
 始得莫將為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  
 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為甚麼好醜現  
 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眾雲集誰是得者

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  
 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眾有賴  
 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眾師曰嫌少作麼問  
 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  
 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  
 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  
 師曰還曾問訊他不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  
 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  
 問老兄師與彦端長老喫餅飲端曰百種千般其體  
 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飲師曰祇守

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  
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揚雲騰  
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  
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  
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  
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叅取須要上來  
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卽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  
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  
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叅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

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  
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  
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  
師曰一手拍天一手拍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  
場上堂忽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  
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  
方善知識自來叅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  
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柰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  
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  
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

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  
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  
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  
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  
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  
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  
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  
道無事人且自何而凡

自何而道者謂之迷情而迷情者謂之迷離不  
得迷時卽有空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覺去亦  
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  
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  
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  
問諸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  
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  
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  
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  
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

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眾  
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  
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  
既就謁于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  
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  
日還甚麼師憮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  
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  
師上堂天人群生顛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  
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  
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  
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  
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  
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  
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  
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  
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  
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斲麵

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日便恁麼去  
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  
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  
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  
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乃曰諸上座各  
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  
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  
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  
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

也且是一是二夏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的的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  
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  
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  
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會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  
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鳧脰短甘草  
甜黃檗苦急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  
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  
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着眼處

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綴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着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多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柰卽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

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謂法眼眼  
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  
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  
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  
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  
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  
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  
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  
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  
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  
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  
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  
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  
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  
人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  
身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  
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  
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  
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



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卽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着也未曰祇如道着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腳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端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

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

上座莫恁麼慢莫結契切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

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

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

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卑劣枉受

辛勤不能曉悟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為

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

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

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

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

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

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廛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

以五峯棲玄蘭菴

高麗國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

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王受心訣禮待彌厚

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眾曰威鳳樓為

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

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

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  
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  
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  
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  
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叅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  
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  
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  
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  
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  
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  
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  
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  
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撥定上  
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  
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  
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  
折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魯  
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  
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

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  
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  
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  
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方寥廓郢人圖鱗嶽聳雲空  
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  
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  
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  
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  
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我向汝道卽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  
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  
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  
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  
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卽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  
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  
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  
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  
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

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  
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  
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  
生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  
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  
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  
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  
曰前言不措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  
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  
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  
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  
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  
會若會真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  
何師曰汝問我荅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  
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  
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  
道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

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  
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  
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  
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  
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者良久  
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  
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  
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  
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  
麼卽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  
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  
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  
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見雪麼見卽有眼不見  
無眼有眼卽常無眼卽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  
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  
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  
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  
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着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  
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  
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  
此有省往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  
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  
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  
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秣這便是麼師曰縱未  
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  
法空師曰不空有侶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  
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  
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其  
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  
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  
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環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眾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州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

降大眾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眾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



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  
去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  
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着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  
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

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  
師曰火裏蟬螻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  
向上宗乘此問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

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卽向汝道歸宗柔別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  
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

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 青原下十世

####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  
歲歸心佛乘旣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

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  
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

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  
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  
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鵲斥鷃巢  
于衣襪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  
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  
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立足  
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  
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  
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  
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  
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  
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  
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  
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  
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  
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  
申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  
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  
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

益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  
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  
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  
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謁賦詠  
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  
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  
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  
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  
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明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  
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  
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卽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  
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透萬曲曰恁麼則無不  
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  
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  
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  
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  
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日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  
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羶血  
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  
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  
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  
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座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  
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  
叅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  
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  
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  
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

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

致脾疾十載方愈

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  
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  
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學善  
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祗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  
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  
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  
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  
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  
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

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  
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  
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  
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  
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  
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  
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  
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  
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  
道豈同等閑而况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  
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  
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  
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  
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鑿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  
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爲無爲無事僧問  
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  
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  
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  
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  
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携大扇乞錢

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于  
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  
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  
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  
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  
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  
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  
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  
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  
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叅天台國師  
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  
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  
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  
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  
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  
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

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  
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  
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  
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  
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溫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  
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  
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  
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  
辭出山征聞于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

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  
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  
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  
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  
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  
麼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  
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

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  
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  
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  
向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  
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  
表國王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  
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王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  
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  
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  
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  
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  
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高聲舉似大眾

台州紫巖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  
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  
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  
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  
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閉書札時通判李憲問



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  
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  
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  
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  
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  
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  
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  
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

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  
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  
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  
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  
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  
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  
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  
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甃  
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  
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  
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  
去也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  
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  
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  
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  
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  
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  
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  
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  
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  
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  
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  
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  
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  
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  
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  
麼上座自會卽得古人意旨卽不然旣恁麼會不得  
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

渡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  
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  
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  
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  
恁麼則人人盡盡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叅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  
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  
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其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卽向  
伊道

福州王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  
裏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  
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  
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  
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  
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  
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  
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  
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

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叅次僧問向上事卽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巖峯師木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顛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巖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  
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  
一决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  
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  
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  
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  
授記蒞復歸永明劫替廼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云

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

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  
盡燈師曰謝閣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  
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  
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  
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  
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

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

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視師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番誠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口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

如夢事寤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  
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  
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  
風颺颺寒星列空蟾魄高楮願靜坐神不勞鳥窠無  
端吹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  
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卽悟解爾後示徒曰  
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  
似物礙磨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磨

讎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  
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  
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  
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  
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白已曰曠大劫來祇  
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  
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  
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  
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  
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

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樸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棟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檢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檢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



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  
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怕南泉遷  
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  
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  
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  
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  
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  
與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旣問  
遷化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  
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卽下這箇話不消  
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  
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  
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  
千足萬足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  
一切旣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  
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  
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  
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

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  
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  
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  
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  
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  
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  
所對之物却在於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  
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  
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  
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

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  
上足如書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書稟命  
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  
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書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  
央事作麼生書曰也祇是如書師曰你問我書乃問  
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  
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  
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  
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  
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  
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  
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  
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  
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  
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  
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

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  
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畚開師曰汝  
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  
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  
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  
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  
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鐘聲  
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  
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  
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未被告方便諸人

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瓊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

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曰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澱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

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

著曰莫卽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

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

畱塞虚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

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

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

道巍巍實相畱塞虚空爲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

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保地曰恁麼則不密也

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

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瞞

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

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

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

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  
今朝即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  
無良父拋下貓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  
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  
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曾失却  
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  
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  
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

### 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  
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  
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  
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  
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  
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  
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

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  
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衆集師曰  
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  
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  
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  
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噉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  
瞻仰問如何是和尙爲人一句師曰沒且自爲乃曰  
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又處

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  
不得旣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  
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  
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  
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  
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  
更宜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  
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  
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  
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  
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  
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  
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  
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  
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

### 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  
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  
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  
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  
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  
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  
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  
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



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

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  
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怎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竒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峯曰銅餅是境餅中有

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峯便拈餅瀉水未容  
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峯甚竒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  
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  
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  
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虚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  
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  
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  
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  
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  
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  
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

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沒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  
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  
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  
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  
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  
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  
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  
曰讚歎不及曰莫抵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  
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  
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  
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

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  
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没出世住報本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  
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  
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  
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  
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  
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  
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閣黎  
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  
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  
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  
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荆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  
是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

盡唱大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鶻鳩生鷓鴣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峯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峯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

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

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怗怗久立珍重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旣勞尊降馬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水橫屍於路進前卽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填曾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

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荅舊時禪如何是新竒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竒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盡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



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  
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  
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  
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  
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  
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  
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  
不如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  
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  
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  
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  
古今及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  
祥符覃恩得諾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  
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衰乎哉厥後

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屢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界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餅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

六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峯留禪師嘗客

者能幾人峯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饑  
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  
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  
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  
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  
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  
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白道遠  
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  
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  
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  
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  
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  
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  
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也理無雖  
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  
人直

五燈會元卷第十

野

